

太虛大師

▲重慶佛學社佛
經流通處出版

民十九秋

川東講演集

附詩錄

少凡署

太虛大師川東演說集附詩錄目次彙編

佛學……………	在重慶佛學社講……………	弟子克全記
破妄顯真……………	重慶舊縣議會講……………	克全記
報恩寺川東中等佛學社之講詞……………		克全記
叙府佛學社之講詞……………		克全記
重慶華嚴寺之講詞……………		克全記
瓶造人間淨土……………	江巴壁合峽防局講……………	克全記
怎樣做現代女子……………	四川第二女師校講……………	克全記
菩薩的人生觀與公民道德……………	重慶大學講……………	克全記
緣成史觀……………	巴縣監獄講……………	克全記

詩 錄

川東講演集

二

民十九秋自宜昌經三峽入夔渝 用杜工部秋興八首韻.....太虛

自宜昌入三峽 用杜甫詠懷古迹五首之四韻.....前人

八陣圖 用杜甫韻.....前人

白帝城 用杜甫武侯廟韻.....前人

川東雜詠 用杜甫夔州歌十絕句韻.....前人

沿嘉陵江赴成都 用杜甫有感五首韻.....前人

中秋在遂寧梵雲山 用杜甫滕王亭二首原韻.....前人

嘉叙瀘渝道中.....二首.....前人

重慶雜詠.....四首.....前人

太虛法師川東講演集

佛學

在重慶佛學社講

重慶爲四川最繁盛之地，雖是初到，然久慕貴社爲長江一帶創立最早之佛學團體，且加入社員踴躍，對於佛法有深切研究，將來於佛教歷史，必深有關係，在前數年迭承邀請，無如機緣未熟，不克如約，今由歆慕而能與諸君會集一堂，共同叙談，甚爲慶幸，但吾此來，蓋抱有朝峨眉之願，必須先了其願，俟返渝時，方可作長時間之研討，惟今天既與諸君相見，亦不可錯過此番勝緣，且提出『佛學』二字略談一談，對於佛學這個名詞，在許多人大都以爲佛教亦不過如耶回教等的宗教而已，然如何沒有耶學回學而獨有佛學呢，因耶回等教，但能提出一種信仰上的目標，引起人感情上的盲從而已，實不能講明其理由，在佛法則重講其事物物之真相，是由佛陀的聖智所親證，又能爲未證知的人，很精巧的講明出來，并援用種種

事實引證無訛，故佛法所說，皆可供人作理智上之研究，皆有真憑確據，合於邏輯，非但空標信仰之目標而已，故佛法可供研討，可以啓發人的知識進步，而不爲任何學術思想所可摧破的，若其他各宗教，一經科學的知識進步，則根本即被動搖，而佛法適與相反，譬如佛說，虛空無邊，世界無量，在科學的進步，實足以證明其確，聊舉一端，他可類推，故佛學是知識上思想上經得起研究的學理，所以不但可叫做佛教，而亦可稱爲佛學，諸君對於佛學二字，必須顧名思義根據佛的教典，認真作一番學理的研究，由之而起修行，方爲正信正修行之人，佛法上除禪宗之外，其餘無論何種法門，皆依據研究教理，方可起觀行而趨果證，復次教理既明，正須依理而求修證，但修行須從戒定慧三學下手，戒即增上戒學，在使人身心上有所軌持，然此非僅明戒律之文理，尤貴在力行實習，至於增上定學慧學，則如云萬法唯心而境每不能唯心，以向來不明事物真相，顛倒錯亂，故常被境牽，無口由力，在此必須雙修定慧，但由定所得之慧，方爲修所成慧，故由修定乃可進修增上慧學所成立之真慧，由此真慧，始能解脫生死，故欲研究佛學，須先依三藏以明教理，據理修行，次須依三學以事修習，從行趣果，方盡佛學之能事，願諸君共勉之。

重慶舊縣議會議場爲各界之講詞

今天承各界歡迎，極爲感謝，然太虛對於學術，可說毫無所知，惟於佛學略有研究，今日於佛學，言其大綱，佛學大綱，可用「破妄顯真」四字來說之，（一）破妄——妄是從迷謬中出來，因不明了一切事物之真相，實相曰迷，由迷遂生出種種之誤謬的錯覺，於所知境上實足以引起妄業的危險，若欲破除此種迷謬的妄知妄行，須依佛法解行相應，使事物真相，得以顯露出來，因爲事物真相本來是如此的，原不用另設何種方法去開顯，然以向來有迷謬的妄知妄行爲障礙之故，使真相不能顯露出來，致事物之真相，亦爲種種錯覺所覆藏，故不得不用最精深最正確，能破一切而不爲一切所破之佛法以爲工具，摧破其根本上之妄見，使由妄見所生之錯覺，銷滅無餘，則事物真相，亦即同時顯露，故欲顯真必須破妄，而破妄卽是顯真，然而人們的妄見頗非一致，皆因時，因地，因人，因事，所發生，有時，以佛爲仙，（如大覺金仙等）有地，以佛爲菩薩，（爲神等統名）有人，以佛爲人（如基督教尊上帝爲唯一天神，命佛爲人等）有事，以佛爲神等之代表者（如人欲求功名子女，而不得專司功名子女之神，以佛

爲代表一切之神者）由有此種種迷謬之妄點，致信仰佛教之人，不能得到真實利益，而社會一般人觀此情形，遂認爲迷信，攻擊摧殘，無所不用其極，故我今天日專從現在中國人，對於佛教的迷妄提出而略談，從前中國知識界中人們的心理上，謬認佛教爲對付愚夫愚婦的一種工具，而與神道設教混爲一談，致對於「佛」「佛教」「佛教僧徒」生出許多的誤會，（一）對於佛的謬見，中國各處有許多地方，以佛爲能操縱及禍福人類生活的鬼神，簡直以佛爲「鬼本位的東西」，其所以信仰他供養他恭敬他者，以他具有充分之權力，而能操縱一切禍福一切之故，崇拜他乃可獲福，觸犯他懼必致禍，如此信佛，完全與佛相反，如此的信佛，不特世人欲打破他，即我們尤要打破其邪執，以糾正其觀念，至近年有由外國傳到中國的一神教，以世界上必有一唯一無二的大神，爲宇宙的創造及主宰者，或以佛是人而不足尊，或亦視同主宰及創造者，殊不知佛是親證，并說明一切衆生禍福果報，皆由自身所造，所造之業，既相差殊，而所招之果，亦各不同，是以根身器界，佛不許另有一創造主宰者爲之創造主宰，既根本上不承認有創造主宰神，如何反自同於此種之神耶，以此種謬見信佛，實非正信，故此特爲揭破，使能明信佛之真義而起正信，佛是人生宇宙真相之親證者，其所親證之法，即

所謂諸法實相，然所證實相，若不能爲未證知者說明，尙不能認爲是佛，必須用種種修行方法，而自證入不疑之境，并以大慈悲心，用善巧言辭，普爲世界衆生說明其真相，破除其妄見，方爲自利利他，皆臻圓滿的佛，故欲眞信佛，須信佛爲人生宇宙真相的親證者及說明者，是我們尙未證得佛之知見者的導師，以我們現今觸處皆迷，故不得不以佛爲依，以佛所說之法爲依，以依佛法而修行之僧爲依，使能明白詔示於我，破我執迷而生正覺，（二）對於「佛教」的謬見——時人以爲佛教爲反科學的宗教迷信，故應除去之，此由不能認清佛教的真相之故，豈知佛教卽是萬有真理的說明，皆根據事實經驗而爲邏輯的最精密知識，實是破迷顯眞的有力工具，在深於科學者，必知佛教眞正是合乎科學的，故佛法不特不違科學，尤足以助長科學之進步，斥佛法爲反科學的，皆是不澈底了知科學者，而宗教迷信，不外多神教，一神教，此亦正是佛教所斥破的妄，如何反以加之佛教身上，至於舊派對於佛教的謬見，則認爲是虛無絕滅的，以爲佛教專以消滅人生爲究竟的，而今尙有斥佛教爲非人生非倫理的皆受此種觀念之影響，此說若眞，則世界之人類死盡，便可稱爲大解脫了，佛法豈是如此荒謬的嗎，須知佛法的空，正是空除一切的迷妄，妄空而眞顯，正是以空而顯不空也，（三）對

於『佛教僧徒』的謬見——時人多以爲從經濟上觀之，寺院僧徒都是坐食分利的，因此引出種種糾紛，這也是錯誤的，據理，若從僧的本質上說，須攷究他是否合乎僧格，合乎佛理，至欲完成一個完美的僧人，頗非短時間所能成就，在修學時期之僧人，亦如在大學中學之學生一樣，但此種學生雖不生利，亦不能認爲是應當消滅的坐食分利者，僧之修學者亦然，至於僧之修行，在無佛教學善的人們，頗難認爲有功用，但具有佛法知識的人，深信必有可以比之學校的學生者，僧之修行如有所成就，而能貢獻佛的真理於社會，解除世人的迷謬，應當可認爲一社會教育家或改良家，是應爲社會愛護而不當排斥的，復次我國向來又視在家的佛教徒，但貪清高閑靜而不爲社會工作，祇圖自身快樂者，遂譏爲厭世自私，此原非真佛教徒所應取的態度，若真的佛徒，應修其道德人格爲世界模範，而作自覺覺人自利利人的實行者，表顯佛法的真精神，方可稱爲真的佛徒。如上所講，皆從破妄上略爲解除三種錯誤，今再從顯真上，略講由破妄所顯真理（二）顯真——（1）佛學的宇宙是緣生識現的——據佛的眼光以觀宇宙的一切事物，則皆是緣生識現的，而事事物物皆以爲衆多因緣所生，以凡一事一物，皆由各自的因緣關係而生起，故此一切皆屬時生時滅相續不斷，大至國土，小及個人，然在

此衆多因緣變化中，又皆以心的力量而爲轉移，相對論上所明的物理現象，皆因於心的觀點不同，而有差異，故無一現象可不是由心知顯現，而且受其轉變的，然心知力，亦爲衆多因緣所生，故佛說宇宙都是緣生識現的，(2)佛學上之人生是革命進化的——緣生識變，剎那無間，若人隨之變化，則流轉無定，不能繼之在善而日進真矣，然心的知識爲緣生變化力量中之最重要者，此心爲有自覺自主力的，既可左右一切變化，則能自擇其美善者，而求進步，此種由自覺努力而求得之進步，爲革命的進化，而非自然進化所可比，真學佛的人必須認定此積極向前進化，以諸菩薩行位爲過程而至於佛，方爲澈底學佛的人生(3)佛學的究竟是自由平等的——上明佛學的宇宙是緣生識變，佛學的人生是革命進化，至其究竟地位，本不可以名言的，今用名詞，勉強講出來，可云卽爲平等自由，依平等的義來說，佛亦祇是修學的人所認爲導師，而不應人昧却自性是佛而專事崇拜，且不特衆生與佛平等，卽一切法亦無不平等，以一切法皆是緣生識變，在此種理性上是平等的，然此種平等，須達到佛果地位，方始實證而已，所謂自由者，謂一切衆生皆各具有相當知識，皆能自覺以左右周圍的一切變化，而且一切無情，亦無自由，以一切法須爲衆緣生起，亦有一中心爲之主動，此在常人的境上

，雖不能明了，然達到佛地則能見得，故佛的法自在，證知一一法，各各皆以其餘一切法爲伴，一一法各能統一切法，法法如是，所以稱佛爲法王，若真欲證到平等自由的佛境，須先從破妄着手，妄既破而真自顯，在此歷程中，須依從教典如法而解，如解而行，方可如實而證，

在重慶報思寺川東中等佛學傳習所之講詞

今因來朝峨眉，經過此地與諸君一談，若論貴所，於佛學及世學皆有教員講授，用不著我再來饒舌，但既有此機會，且爲略述現在辦僧教育之宗旨，僧教育在造就能修學及能宣揚佛法的現代住持僧寶，如國民之普通教育爲國民人之所應受的，此僧教育亦爲僧中人之所應受的，並不是專學作講經法師的，須知僧是住持佛法的，故稱爲僧寶，其價值重在有真實的修學，高尚的道德，無間斷的闡揚佛法，其在求學之時，必遵依經律，如法修行以取得本分上的相應，出而應世、能宏法利生，改造社會，方可成爲最完全的僧格，至辦僧教育者，亦應依此而爲目的，如果雙方皆能依此講求，乃不愧爲授受僧教育者，至諸君學成之後，當各就

因緣所在，隨分宏法，卽如回在各人本寺，亦可依所學以改善其弊習，對於同住之僧施以教
育，一方面察其地方情形，擇其所宜而教化之，更能興辦社會公益及文化事業，尤與佛法相
應，如果一仍舊慣，與未學何殊，須知佛教寺院之所在地，卽爲一地方之教化機關，盼諸君
從此改善其原來之態度，依眞的佛法無間進行，方不負諸君所學，更有一言，現在爲僧須要
明白時代潮流及社會真相，如再固守陳弊不除，佛教前途何堪設想，幸諸君勉之，

在叙府佛學社講詞

近來學佛之人日益增多，在各處所有之「正信會」「功德林」「居士林」「佛學社」等，皆爲在家二
衆研究修學佛法之團體，然舊來向有「念佛會」與「法會」等，不過爲念誦禮拜之臨時集會，
與今有統系有研究之「佛學社」等相比擬，則大相徑庭，至近來漸有之「佛學社」等，得一般士
夫之共同研究，漸能將佛法流通於世，由是以觀，佛法似有發達的希望，以對不振作之僧伽
日趨衰落適成一反比例，此爲其研究與教化活力之所致，蓋舊時之讀書人讀孔孟之書，了知
事親以孝，親君以忠，乃至事神以敬等，而於佛法則鮮能研究了解及之，因之信仰佛教者，

皆屬不讀書之「農」「工」「商」與「婦孺」，只知崇拜以求「祈福」「消災」「延生」「度亡」等，致今日漸被世人詬爲迷信，其所以致此之由，蓋有許多的因緣，識者類能道及，茲不贅說，近來讀書人的思想業已開放，對於佛教之義已漸能自由探討，由研究以至於流通，遂引入不少智識份子的信仰，於是佛法於社會便日見昌明矣。

復次，近二十年來之社會，正值激變恐慌之時，以致人心不安，咸欲於各種「學術」思想中尋條出路，故各種「宗教」「學術」蔚然興起，於比較研究之下，能使多數人滿意者，厥惟佛法，故思想高深之人，多來學佛，以致歸信者日形踴躍，頗有傳流到全人類之趨勢，因從各種「宗教」「學術」比較研究所選得的佛學，確爲改善社會人心之樞紐，所以舊來固守陳腐之僧人，必漸歸於淘汰，其能契機應世之僧人，與由有研究有願力之居士新出家者，同負住持之責任，則佛法可更期發達昌明矣。

然在淘汰陳舊而激起許多新發正信之在家信徒後，與其散漫而無一致之修學與教化方針，何如有一名實相符之會社爲之攝持，較爲妥善，故余嘗爲佛教正信會之提倡，因現今各佛學團體，尙多禮拜念誦祈福求壽等舊式崇拜，其能深明佛理傳布佛教以轉移人心改良社會者實不

可多得，今各位皆佛學社社員中中堅份子，大抵皆具有學識經驗，能深明佛理闡揚法化者，對於現代社會及宏揚佛法的關係上，負有重大之責任，故須下一番深切的工夫，期與名實相符，因真的佛法是悲智雙修，而與自私自利迴不相侔，其爲衆生興正法度苦厄之動機，是從無我大悲之心流露出來，非但求自修自了之小乘法可比，要在之悲愍衆生，以衆生之苦痛爲己之苦痛，解脫衆生之煩惱苦痛即斷除自己之煩惱苦痛，因欲斷除自他之煩惱苦痛故發大悲心，然在此心上又應如何建立正法呢，在佛法之正當修學途徑，須從「教」「理」「行」「果」之次第，第一要重聖教，（即佛說之經律與三三聖賢所造之論）此聖教爲根本所依，即以爲量，如邪正是非皆以聖教爲度量，便能判斷是非，辨明邪正，然此聖教爲三乘聖賢所共遵守者，非僅誦持禮拜而已，須明此中之理，而理是能詮的名句文中的所詮義，依此解理解到了明切之時，深思玄悟漸能貫通以得圓滿之理解，而據理修行應取大小乘所共依之戒定慧三增上學，從，謂此推廣，則爲大乘所不共之六度行，但其中更可有一總持之行，用以貫穿一切散行修一行即修一切行，修一切行仍不離一行，或「禪」或「淨」或「真言」等，隨其所宜，取其一行而爲總持一切之行門，如「天台」之一心三觀「華嚴」之法界觀等，若依一行而修一切行，由是

漸進是爲大乘「圓」「漸」之行果，至其果證之究竟位卽佛，在未證佛果已前之菩薩果，如十信位之菩薩，亦須經十萬大劫方始成就，此猶是初發心而尚未決定堅固發心者，若已決定堅固發心者爲初發心住，若修淨行須十信位上之菩薩方真有成就，若依菩提心將一切六度行貫穿起來，卽此資糧便可隨願往生，然此種修行法門，遠之爲佛法之基礎，近之則能建立人生道德，而爲人中之正人君子，故不特爲證佛果之歷程上所必需，亦爲人生道德所必需，尤爲現在中國之不可少者，在各位處於現在之時代，對於改造社會，糾正人心，皆負有重大之責任，倘能依此菩提心去修十善六度種種菩薩行，方足振興佛教救濟人羣也，

華岩寺講詞

今承本寺和尚，邀太虛來講開示，然佛法本無閑藏，也不用開示，且與各位談談開天，太虛初出家時，也會於「禪宗」門下探索一番，後來以他緣所牽，到如今直弄得通身泥水，逼體葛藤，一向不會將這一着子提唱提唱，今天在此，因之不禁發生許多感想，大抵宗門須是過量的英豪方有得入之分，因中國由唐宋以來佛法之骨髓胥在於此，果能直參實悟，握得宗門真

旨，方足以闡明教理，及行佛事，而施佛化，然中國「禪宗」在各叢林，降至今日，雖尙有形
式猶具者，而精神則已非矣，求其能握得宗門真旨者，實渺不可得，至中國之研究「教理」，
修習「止觀」，及「念誦」「拜禱」等等法門，雖然很多，直究根源皆攝在「禪宗」，所以宋元以來
通常流行之「天台」或「賢首」等，其向上之人，自行仍是「禪宗」，至以爲方便利導之普通教化
法門，則爲「念佛」與「誦經」「禮懺」「施食」「放生」等以應世人「植福」「消災」「延生」「度亡」之要
求，其源蓋出於「淨土」宗「天台」宗「密宗」等，已早被社會鄙爲市井歌唄之應赴僧，卽「密宗」
僧以爲時既久漸不能誠心如法去作，致爲人所厭棄，於是有清以來有所謂禪門之經佛懺儀
興（古來禪宗門下專事參究不應外緣）至今則又爲社會人士及於佛教少有研究者之不滿矣，考
「三昧水」「梁皇」「淨土」「大悲」等懺，與「誦經」「念佛」「施食」等各種儀軌，皆古德濟世利生之
方便法門，理義精深，觀想詳盡，感應道交，時著靈驗，應與西藏喇嘛所修各種念誦儀軌事
同一例，而末流疲懈致淪鄙棄，然而要求者仍在要求，於是喇嘛等之「密宗」修法近又來出而
代之，考喇嘛等之種種念誦儀軌，雖繁簡有殊，亦與中國應赴門禪門之念誦同其性質，比來
因中國佛教精神之禪宗不振，致僧伽淪散而不爲人尊信，若能復興禪宗之精神力量，以貫徹

於各種應俗之教化，務令求者作者皆激發精誠以赴之，則禪門之念誦經懺安見不如喇嘛耶，我日前遊真武山訪多傑喇嘛，有一喇嘛信徒談起從藏文新譯出之各種念誦儀軌，有百餘種之多，遂謂中國的佛法不過「禪宗」及「天台」「賢首」「淨土」各宗，較之西藏密法祇一點滴而已，此雖未知佛法全體大用為何狀之狂囂，然亦可見中國「禪宗」等之為人輕視矣，然吾一考其所譯內容，亦授飯傳戒持咒作觀之各種喇嘛修行儀軌耳，今中國僧徒，於禪教止觀不能認真參究修習，而喇嘛有能以最尊嚴之儀式，與極誠敬之修法以傳習之者，遂為世俗要求之所趨仰矣，凡此皆因宗風不振，以致精神漫無所歸極，形成今日疲弊之狀，今中國之佛教出家人之情形既如此，而社會對之之情形又如彼，現在為中國佛徒的，當如何激發起最勝心，向中國佛教教化根源的宗門討個分曉，如昔日四川有德山禪師者，初開湖廣一帶盛行禪宗，嘗負一部「金剛疏鈔」擬前往摧破，路過一店，向一老婆子買點心吃，婆子問曰「金剛經」三心不可得，點那一心，德山為其所難，遂去參見龍潭禪師，師予以火星送單，行至水潭邊潛為撚滅，於是德山倏然大悟，將「金剛疏鈔」付之一炬曰，窮諸玄辯，如一毫擬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大海，夫如此廣大精深的「禪宗」勝法，今被人輕視為較之西藏不過其中一點，凡今